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近代超克論與植民地文學：以日本、台灣、韓國為中心-- 日本近代超克論述的形成與其對東亞的傳播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整合型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72-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8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吳佩珍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許佳璇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留啟華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6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

近代超克論與殖民地文學：以日本、韓國、台灣為中心-日本近代超克論述的形成與其對東亞的傳播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V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72-

執行期間：97年8月1日至98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吳佩珍

共同主持人：陳芳明、崔末順

計畫參與人員：許佳璇、留啟華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V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V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V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 V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6 日

中文概要

「近代的超克」在戰後日本已成戰後日本知識份子之間三緘其口，避之唯恐不及的法西斯主義橫行的戰爭回憶的關鍵詞。竹內好在 1959 年所發表的〈近代的超克〉中對於「近代的超克」的出現做了如下的解釋：「所謂『近代的超克』是日本近代史難題的縮影。復古與維新，尊王與攘夷，鎖國與開國，國粹與文明開化，東洋與西洋的傳統基準軸當中的對抗關係在總體戰的階段，面對被迫對永久戰爭的理念做出解釋的思想課題時，一舉爆發的問題便是『近代的超克』的論證。因此問題提出的時間點是正確的，同時也引起眾多知識份子的關心」。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近代的超克」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到底在日本文學領域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以及其在殖民地的動員時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如何收編帝國邊緣(地方)文壇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壇「榮景」，以及如何以文學作品呈現多樣化的「近代的超克」意識型態。釐清這些「西歐」對「日本」以及「帝國核心」到「帝國邊陲」的雙向甚至互相回流交錯的問題時，都必須回歸當時日本帝國、日本殖民地—台灣與韓國—的文壇潮流時代背景以及歷史文脈加以深入探討，才能一窺「近代的超克」的正確歷史定位，而非隨著東亞地域(包括舊宗主國日本與舊殖民屬國台灣與韓國)戰後的政治利害關係的變化而加以斷章取義，妄下評價。

在東亞，特別是日本與其舊殖民地屬國之間，「近代的超克」仍然是重要的歷史課題。本計畫與整合計畫當中的子計畫二「台灣文學對近代超克論的回應」以及子計畫三「韓國文壇對近代超克論的挪用」的關聯性在於解明宗主國大日本帝國戰時「近代的超克」論述在日本中央文壇的影響力如何在當時日本帝國首要動員的殖民地台灣以及朝鮮半島發酵，以及日本中央文壇的統合組織與殖民地台灣以及朝鮮半島的戰時文壇的連動以及關係。

關鍵詞

近代的超克，太平洋戰爭，戰時日本文學，大東亞共榮圈，日本殖民地台灣與韓國

English Summary

“Overcoming Modernity” has become an untouchable term among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Japan due to which reminds the Japanese of the dominant fascism during the war period. The paper “Overcoming Modernity” published by Takeuchi Yoshimi in 1959 defined the meaning of “Overcoming Modernity”: “Overcoming Modernity” is condensation of challenging issues in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restoration versus renewing, supporting the emperor versus resisting toward the foreigners, national isolation versus opening Japan to the West, the nationalism versus the modernization. As the idea of the East is the counterpart of the West became generalized, Japanese were forced to give the explana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in the stage of the total war,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course of “Overcoming Modernity” became problematic. The timing of raising the issue is precise as well as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many intellectual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amine how “Overcoming Modernity” functions in the Pacific War period and what kind of role it plays in colonies while mobilizing the colonized. In addition, to better our understanding on how this ideology included the peripheral (local) literary circles into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o create the “prosperity” of Asian literary circle and how it develop the variety in literary works is the other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To shed light on the ques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West versus Japan and the imperial core to the imperial periphery needs to reexamine the contemporary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Japanese empire, the colonies Taiwan and Korea and positioning the meaning of “Overcoming Modernity.”

Keywords:

Overcoming Modernity, the Pacific War, the war literature,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the colonies Taiwan and Korea.

報告內容

1. 前言

「近代的超克」在戰後日本已成戰後日本知識分子之間三緘其口，避之唯恐不及的法西斯主義橫行的戰爭回憶的關鍵詞。關於「近代的超克」在戰後提出討論並將「近代的超克」與戰時亞洲地域關係進行討論的，以竹內好的「近代的超克」(1960年)最為著名。近年中國學者孫歌對於竹內好在戰後所提出的亞洲主義再度評價，並將竹內好的《亞洲主義》視為「戰後日本思想史上罕見的傑作」，讓戰後因為戰爭責任問題與中國關係長期處於低潮的日本，在知的基礎上打開了與中國學術界對話的管道。而孫歌對竹內好的解讀當中，竹內好的《亞洲主義》成為中日關係的重新建構的目的中學術體系收編的一環。對於竹內好《亞洲主義》當中所提起的「亞洲的意義」，孫歌如是評論：「這一世紀當中對於沒與日本人建立合作關係的中國人而言，追究這個課題不僅是歷史的使命，這個使命同時也冀望學問體系的轉換」。

竹內好在 1963 年所提出的「亞洲主義」是針對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亞

洲觀」所提出的概念，而他在〈日本人的亞洲觀〉（「日本人のアジア観」）中毫不避諱地提及「大東亞戰爭」：「大東亞戰爭侵略性的一面無論如何強辯都無法否定。但因為侵略的形式而連其中出現的亞洲連帶感都否定的話，恐怕如同幫嬰兒洗澡卻連嬰兒帶熱水都一起沖走的道理一樣」。而竹內好戰後對於亞洲問題的出發則必須溯源至他對「近代的超克」的理解與主張。竹內好在 1959 年所發表的〈近代的超克〉中對於「近代的超克」的出現做了如下的解釋：「所謂『近代的超克』是日本近代史難題的縮影。復古與維新，尊王與攘夷，鎖國與開國，國粹與文明開化，東洋與西洋的傳統基準軸當中的對抗關係在總體戰的階段，面對被迫對永久戰爭的理念做出解釋的思想課題時，一舉爆發的問題便是『近代的超克』的論證。因此問題提出的時間點是正確的，同時也引起眾多知識分子的關心」。由上述竹內好的論述可知，戰後的竹內好對於近代超克的主張認為在政治意味上是「不可避免」之趨勢，但即使如此，他對於「近代的超克」論述形成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分析主張。

竹內好對「近代超克」的主張所提出的，對於日本近代化過程所累計的深度廣度兼具的多樣化難題，在被迫面對太平洋戰爭的既定現實時，做出統合。而面對西洋文明以及機械文明的物質強勢下，日本所能訴諸的唯有建構在「日本精神」之形而上缺乏實體的理論來整合以投入戰爭。這樣的論述構造的形在河上徹太郎〈『近代的超克』結語〉當中已經顯而易見：「這個會議成功與否我尚未能得知。但無法掩蓋的事實是；這是在開戰一年當中處於知的戰慄所創作出來的。一直以來我們知識分子的知識活動真正的原動力--日本人的血，至今為止不相襯地與成爲體系的西歐知性相剋，這個問題和我們個人是無法切割的。而會議整體呈現渾沌與決裂的理由也在於此」。

這番話同時也突顯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在建構大東亞共榮圈，特別對於殖民地知的動員時的兩個特徵：一爲推行皇民化，動員民族主義以達成整合帝國目

的。但相互矛盾的是，另一方面卻又以本質主義式的「大和民族的血」的意識型態作為維持統治殖民地異族的優勢。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之後，面對東洋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武力對決成為既成事實之下，對於意圖動員「近代的超克」意識形態為法西斯體制服務的歷史，竹內好在戰後做如是批判：「就我所見，『近代的超克』的最大的遺產不在於其成為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其連戰爭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都未能形成，企圖建構思想卻導致思想喪失的結果」。

由以上竹內好戰後對於「近代的超克」的回顧，便可了解「近代的超克」在戰後雖然被烙印成為大日本帝國在法西斯道上狂奔的幫兇意識形態，但是實際上其在戰時的思想統合力量或許有過度渲染或者有過度的曲解。其實時至今日，「近代的超克」論述形成的過程，在「大東亞戰爭」期間以及其在大日本帝國的東亞殖民地動員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都缺乏深究與探討。

2. 研究目的

本計劃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近代的超克」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到底在日本文學領域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以及其在殖民地的動員時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如何收編帝國邊緣(地方)文壇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壇「榮景」，以及如何以文學作品呈現多樣化的「近代的超克」意識型態。釐清這些「西歐」對「日本」以及「帝國核心」到「帝國邊陲」的雙向甚至互相回流交錯的問題，都必須回歸當時日本帝國、日本殖民地—台灣與韓國—的文壇潮流時代背景以及歷史文脈加以深入探討，才能一窺「近代的超克」的正確歷史定位，而非隨著東亞地域(包括舊宗主國日本與舊殖民屬國台灣與韓國)戰後的政治利害關係的變化而加以斷章取義，妄下評價。

3. 文献探討:

本年度研究所探討文献如下列:

廣松渉 《〈近代の超克〉論—昭和思想史への一視角》(講談社、2003〔1989〕年)

竹内好 《〈近代の超克〉》《近代の超克》(富山房百科文庫、2004(1979)年)

孫歌 《〈アジアとは何を意味しているのか(上)〉》下出鉄男訳『思想』(2006年6月)

小熊英二 《〈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2002〔1995〕年)

溝口雄三 (『日本とアジア』今、どう竹内か)『現代思想 六月増刊号』(2005年6月)

橋川文三 《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説》(講談社、2007(1960)年)

櫻本富雄 《日本文学報国会—大東亜戦争下の文学者たち》(青木書店、1995年)

高見順 《昭和文壇盛衰史》《高見順全集第十五卷》(勁草書房、1972年)

松本健一 《竹内好「アジア主義」精読》(岩波現代文庫、2000年)

至文堂編 《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日本浪漫派とその周縁》(2002年5月)

ケヴィン・マイケル・ドーク《日本浪漫派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小林宜子訳（柏書房、1999年）

伊東昭雄編《アジアと近代日本—反侵略の思想と運動》（社会評論社、1990年）

木村一信編《戦時下の文学—拡大する戦争空間》（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0年）

太宰治《太宰治全集第五卷》（筑摩書房、1956年）

太宰治《太宰治全集第七卷》（筑摩書房、1957年）

武田泰淳《野間宏、武田泰淳集》（筑摩書房、1972年）

坂口安吾《坂口安吾集》（筑摩書房、1975年）

小林秀雄《小林秀雄全集第14卷》（新潮社、2002年）

長谷川啓《（転向）の明暗》（文学史を詠みかえる 3、「文学史を読みかえる」

研究会編、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0〔1999〕年）

《日本學藝新聞》（復刻版、不二出版、1986年5月）

《文學報國》（復刻版、不二出版、1995年）

關於「近代的超克」論述的研究與批判，在戰後開始較正式的整理是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也就是日本脫離美國GHQ的接管統治以及韓戰結束之後，對日本而言才能正式稱為「戰後」。而日本的戰後體制卻也與已經改變形式的戰前勢力

開始連結。對於回歸戰前傳統，江藤淳性急地認為需「排除奴隸的思想」以及認為「廢墟仍然存在」而加以否定，而竹內好以及橋川文三則在不同的意義上，認為大戰之後所被單純地否定的「近代超克」問題，特別是「日本浪漫派」所提出的問題，必須站在批判性的立場加以繼承。而其中竹內好 1959 年所發表的「近代的超克」至今仍然是代表性的文獻，同年花田清輝也出版了同名的《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但是後者的「近代超克論」乃是一種「藝術戰略論」，是種「活字文化以後新的視聽覺文化創造」的總稱。橋川文三則從「日本浪漫派」批判開始，寫成了《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說》(1960 年)。橋川認為「日本浪漫派」的問題之所以重要的理由，在於「日本浪漫派」「是昭和思想史所到達的極端樣貌，不僅藏有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型態構造的祕密，也是解明自己本身〔注：從戰前至戰後度過青少年期世代〕精神體驗有利的線索」。

然而這兩者都是從保田與重郎等主導的「日本浪漫派」的「近代的超克」觀點進行批評，以致於今日有著「現代的超克」便是「日本浪漫派」所創造的意識型態的假象。但正如 1942 年由雜誌《文學界》所主辦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成員各自所代表的集團--「文學界」同人，「日本浪漫派」以及西田幾多郎的「京都學派」所呈現的，對於「現代的超克」各有來自不同領域的見解與解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廣松涉便以至今被忽略的京都學派的觀點出發，全盤檢討「近代的超克」在昭和思想史的定位。

廣松涉對於「近代的超克」做出以下的定義：「所謂近代的超克，是世界文化史全球化的課題，與「西洋的沒落」以及「東洋的興起」的趨勢並無直接的關係。只不過，也就是說在昭和 10 年代左右，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戰爭期間的「近代超克論」是伴隨著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勝過歐美成為世界的霸主的計畫構想所產生的。而這也是被寄予希望，希望能「超克」英美所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及政治理念，以及蘇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革命理念

雙方的新體制以及新理念。而對於「近代」的定義，廣松認為須從三個主軸出發：一、從歷史的現實來看，將近代視為「人類中心主義時代」。二、從「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來掌握近代的內面現實。三、所謂的近代，必須從「文化型態論」來思考，從「西歐文明」支配世界的情勢來看。

相對於竹內好以及橋川文三批判「日本浪漫派」的論述，廣松涉進一步提出「京都學派」對於「近代超克」的論述呈現了更具體以及更清楚的解讀與看法。但是顯然地，廣松是著重在「歷史現實」上的檢討，對於文學、美學與「近代的超克」論述的相關性並未能具體指出。

4. 研究方法：

本年度首先釐清普羅文藝運動在全面崩解，作家被迫轉向之後，分別發展成為「人民文庫」、「日本浪漫派」以及「文學界」的過程。同是《文學界》同人以及曾以《人民文庫》為活動據點的高見順曾經說過：性格完全迥異的《人民文庫》以及《日本浪漫派》是同父異母兄弟。《日本浪漫派》於昭和十(1935)年三月創刊，而《人民文庫》則在隔年的昭和十一(1936)年三月創刊。前者的主要同人有保田與重郎、龜井勝一郎、神保光太郎、中谷孝雄、以及緒方隆士等。而後者的同人則有武田麟太郎、荒木巍、本庄陸男、松田解子以及矢田津世子等。而昭和十二(1937)年夏天，在報知新聞學藝部所舉行的「《人民文庫》《日本浪漫派》討論會」，根據當時參加者的高見順的回憶，雙方當時「幾近爭吵般的激烈辯論」。這當然是普羅文藝運動崩解之後所產生的分歧以及對於今後路線走向之爭。本年度所預定進行的研究手法將援用橋本文三所提出的昭和精神史的歷史軸承基本體驗過程，也就是「共產主義、普羅運動→不同世代的『轉向』體驗→最後「浪漫派」體驗」的過程，檢視「人民文庫」以及「日本浪漫派」成立前後以及其消長過程，掌握其彼此主張之異同，並了解其在抵抗與妥協的夾縫中，如何為「近

代的超克」的全體主義意識形態收編，進入文學報國會等實質的以國家為單位的文學組織。將針對普羅文學運動崩解之後，1935年前後百家齊放的創刊雜誌如何逐漸整合成爲「寫實主義」(リアリズム)以及「浪漫主義」(ロマチズム)二主要路線對決，到最後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形成「近代的超克」的超國家主義的意識型態做整理。

5. 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對1935年普羅文學運動解體之後，文學雜誌的出版狀況，和「日本浪漫派」以及「人民文庫」的機關雜誌進行調查，檢視其言論分歧的發展過程，以及各自如何在「近代的超克」論述中定位。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殖民地台灣以及韓國，在日本中央文壇「近代的超克」論述的形成的同時，文學也同步被動員編入戰時新體制，逐步以「日本文藝中央會」、「大政翼贊會文化部」、「日本文學者會」、「日本文學報國會」等統合組織將日本作家動員收編，而二個殖民地的文壇也相繼成立日本中央文壇的統合組織的支部。對於以上由帝國核心到邊陲的文學收編過程加以探討，對於「近代的超克」意識動員的連鎖作用會有了更清楚的關係呈現。本年度的部分研究成果於2009年5月9日應韓國延世大學國學院白永瑞教授邀請，所進行的「日據末期台韓戰爭文學」座談會中發表。此外，明年度1月韓國瑞南論壇與政大台文所所舉行的工作坊，也將針對近代超克的問題由舊殖民地台韓二國的視點做更進一步檢視與探索。而延續今年度研究成果，連結現階段計畫，在明後年預計舉行國際研討會，將對「近代的超克」問題在東亞進行全盤性的討論與意見交換。

97 年度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國外出差行程報告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吳佩珍

出差目的地以及出差期間:東京， 2009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20 日

1.7/13 傍晚抵達東京成田機場，住宿東京旅館

2.7/14 於國會圖書館展開資料調查以及整理，
以及對於各書庫以及資料收藏處申請資料。

3.7/15 國會圖書館休館日，
本日於東京都立圖書館進行資料調查。

4.7/16 於國會圖書館進行調查，並參訪資料館。

5.7/17 於國會圖書館展開資料調查以及整理，
並於東京紀伊國屋書店以及神保町東京堂書店進行研究現況調查。

6.7/18 於國會圖書館展開資料調查以及整理。

7. 7/19 並於東京舊書店街神保町與早稻田大學舊書街進行研究現況調查。

8.7/20 上午整理寄送收集資料，午後搭機返國。

出席國際會議報告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吳佩珍

時間:2009年5月7日至5月11日

訪問以及座談會行程:

5月7日 抵達首爾

5月8日 訪問首爾大學以及高麗大學

5月9日 於延世大學國學院舉行座談會，計畫主持人陳芳明、吳佩珍、崔末順各自報告目前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的研究成果，韓方參與學者有白永瑞、梁台根等。

5月10日 參觀青溪川及首爾市內

5月11日 歸國

附件:

1. 延世大學座談會海報
2. 座談會報告內容

제 2회 인문학과 사회 워크숍 :
대만국립정치대학 대만문학연구소와의 간담회

일제 말기 한국과 대만의 전쟁문학

- ▶ 일시 : 2009년 5월 9일(토)
오전 10:00-12:30
- ▶ 장소 : 연세대학교 위당관 301호

사 회 : 백영서 (연세대학교 국학연구원장)

발표자 : 陳芳明 Chen Fang Ming (국립정치대학 대만문학연구소장)

吳佩珍 Peichen Wu (국립정치대학 대만문학연구소)

崔末順 Choi Mai Shun (국립정치대학 대만문학연구소)

토론자 : 진학준 (서울대 중어중문학과)

양태근 (한림대 중국학과)

송승석 (인하대 중어중문학과)

백지운 (인하대 한국학연구소)

차승기 (성공회대 동아시아연구소)

공임순 (경신여대 인문과학연구소)

소영현 (연세대 국학연구원)

주최 : 대만 국립정치대학 대만문학연구소
한국 연세대학교 국학연구원 인문한국사업단
후원 : 한국학술진흥재단

座談會報告

台灣的現代性與台灣的殖民歷史以及位處帝國強權邊緣的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有緊密不可分割的關係。然而極為諷刺的是，臺灣文學內容的近代化以及複雜重層性也與殖民歷史以及地緣政治有關。也因為如此，台灣文學現代性絕不能只從台灣單方面的地理位置或者是單一的歷史認識來探討，同時台灣的現代性可說是日本帝國強權殖民下負面的產物，而近代化的主要目的來自帝國統治目的的需要以及物資調度的便利。而近代化的成果的確繁榮與豐富了日本帝國的版圖。而近代化同時使得人、物的移動更加快速，國界之間時空距離短縮，人的流動也更加快速，隨著人、物的快速流動，文學創作以及形成在時間短縮以及空間壓縮的狀況之下，各個地域的文學特徵與現代性呈現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這樣現代性以日本帝國為發信地快速地滲透至各個殖民地，也奠定了帝國後期動員「大東亞共榮」文學圈以及文化圈形成的一定基礎。

即使如此，身為殖民地的台灣(1895-1945)與朝鮮(1910-1945)的現代性難道如此簡單地為日本帝國所回收嗎？身為日本帝國的宗主國所扮演的現代性發信者角色是否真有其絕對性？而現代化的全球風潮讓歷史與時間抽離，對於東亞近代化有何影響呢？

台灣的現代性源自日本帝國的現代化啓蒙政策，也因此台灣現代性的呈現是日本帝國鏡像反射的曲折，日本帝國現代性的反射範圍遍及帝國統治版圖的東亞，特別是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而這樣的東亞現代性經驗與臺灣文學的呈現其實必須經過各層面的檢視與爬梳方才有可能建構東亞文學與台灣現代性二者間的關係。

對於現代性，日本在 1940 年代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曾經企圖進行總決算，將「近代的超克」定位為大東亞戰爭的最高目標。而將日本近代以來對現代性的追求過程所產生的矛盾不但視為是日本必須對決西方的主因，也將此矛盾擴大範圍地視為全亞洲與西方對峙下所產生的矛盾。竹內好在 1963 年所提出的「亞洲主義」是針對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亞洲觀」所提出的概念，而他在〈日本人的亞洲觀〉（「日本人のアジア観」）中毫不避諱地提及「大東亞戰爭」：「大東亞戰爭侵略性的一面無論如何強辯都無法否定。但因為侵略的形式而連其中出現的亞洲連帶感都否定的話，恐怕如同幫嬰兒洗澡卻連嬰兒帶熱水都一起沖走的道理一樣」。而竹內好戰後對於亞洲問題的出發則必須溯源至他對「近代的超克」的理解與主張。竹內好在 1959 年所發表的〈近代的超克〉中對於「近代的超克」的出現做了如下的解釋：「所謂『近代的超克』是日本近代史難題的縮影。復古與維新，尊王與攘夷，鎖國與開國，國粹與文明開化，東洋與西洋的傳統基準軸當中的對抗關係在總體戰的階段，面對被迫對永久戰爭的理念做出解釋的思想課題時，一舉爆發的問題便是『近代的超克』的論證。因此問題提出的時間點是正確的，同時也引起眾多知識分子的關心」。由上述竹內好的論述可知，戰後的竹內好對於近代超克的主張認為在政治意味上是「不可避免」之趨勢，但即使如此，他對於「近代的超克」論述形成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分析主張。

竹內好對「近代超克」的主張所提出的，對於日本近代化過程所累計的深度廣度兼具的多樣化難題，在被迫面對太平洋戰爭的既定現實時，做出統合。而面對西洋文明以及機械文明的物質強勢下，日本所能訴諸的唯有建構在「日本精神」之形而上缺乏實體的理論來整合以投入戰爭。這樣的論述構造的形在河上徹太郎〈『近代的超克』結語〉當中已經顯而易見：「這個會議成功與否我尚未能得知。但無法掩蓋的事實是；這是在開戰一年當中處於知的戰慄所創作出來的。一直以來我們知識分子的知識活動真正的原動力--日本人的血，至今為止不相襯地與成爲體系的西歐知性相剋，這個問題和我們個人是無法切割

的。而會議整體呈現渾沌與決裂的理由也在於此」。

這番話同時也突顯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在建構大東亞共榮圈，特別對於殖民地知的動員時的兩個特徵：一為推行皇民化，動員民族主義以達成整合帝國目的。但相互矛盾的是，另一方面卻又以本質主義式的「大和民族的血」的意識型態作為維持統治殖民地異族的優勢。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之後，面對東洋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武力對決成為既成事實之下，對於意圖動員「近代的超克」意識形態為法西斯體制服務的歷史，竹內好在戰後做如是批判：「就我所見，『近代的超克』的最大的遺產不在於其成為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其連戰爭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都未能形成，企圖建構思想卻導致思想喪失的結果」。

由以上竹內好戰後對於「近代的超克」的回顧，便可了解「近代的超克」在戰後雖然被烙印成為大日本帝國在法西斯道上狂奔的幫兇意識形態，但是實際上其在戰時的思想統合力量或許有過度渲染或者有過度的曲解。其實時至今日，「近代的超克」論述形成的過程，在「大東亞戰爭」期間以及其在大日本帝國的東亞殖民地動員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都缺乏深究與探討。

本計劃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近代的超克」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到底在日本文學領域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以及其在殖民地的動員時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如何收編帝國邊緣(地方)文壇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壇「榮景」，以及如何以文學作品呈現多樣化的「近代的超克」意識型態。釐清這些「西歐」對「日本」以及「帝國核心」到「帝國邊陲」的雙向甚至互相回流交錯的問題，都必須回歸當時日本帝國、日本殖民地—台灣與韓國—的文壇潮流時代背景以及歷史文脈加以深入探討，才能一窺「近代的超克」的正確歷史定位，而非隨著東亞地域(包括舊宗主國日本與舊殖民屬國台灣與韓國)戰後的政治利害關係的變化而

加以斷章取義，妄下評價。

關於「近代的超克」論述的研究與批判，在戰後開始較正式的整理是從 1950 年代後期開始。也就是日本脫離美國 GHQ 的接管統治以及韓戰結束之後，對日本而言才能正式稱為「戰後」。而日本的戰後體制卻也與已經改變形式的戰前勢力開始連結。對於回歸戰前傳統，江藤淳性地認為需「排除奴隸的思想」以及認為「廢墟仍然存在」而加以否定，而竹內好以及橋川文三則在不同的意義上，認為大戰之後所被單純地否定的「近代超克」問題，特別是「日本浪漫派」所提出的問題，必須站在批判性的立場加以繼承。而其中竹內好 1959 年所發表的「近代的超克」至今仍然是代表性的文獻，同年花田清輝也出版了同名的《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但是後者的「近代超克論」乃是一種「藝術戰略論」，是種「活字文化以後新的視聽覺文化創造」的總稱。橋川文三則從「日本浪漫派」批判開始，寫成了《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說》(1960 年)。橋川認為「日本浪漫派」的問題之所以重要的理由，在於「日本浪漫派」是昭和和精神史所到達的極端樣貌，不僅藏有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型態構造的祕密，也是解明自己本身〔注：從戰前至戰後度過青少年期世代〕精神體驗有利的線索」。

然而這兩者都是從保田與重郎等主導的「日本浪漫派」的「近代的超克」觀點進行批評，以致於今日有著「現代的超克」便是「日本浪漫派」所創造的意識型態的假象。但正如 1942 年由雜誌《文學界》所主辦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成員各自所代表的集團--「文學界」同人，「日本浪漫派」以及西田幾多郎的「京都學派」所呈現的，對於「現代的超克」各有來自不同領域的見解與解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廣松涉便以至今被忽略的京都學派的觀點出發，全盤檢討「近代的超克」在昭和思想史的定位。

廣松涉對於「近代的超克」做出以下的定義：「所謂近代的超克，是世界文

化史全球化的課題，與「西洋的沒落」以及「東洋的興起」的趨勢並無直接的關係。只不過，也就是說在昭和 10 年代左右，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戰爭期間的「近代超克論」是伴隨著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勝過歐美成為世界的霸主的計畫構想所產生的。而這也是被寄予希望，希望能「超克」英美所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及政治理念，以及蘇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與革命理念雙方的新體制以及新理念。而對於「近代」的定義，廣松認為須從三個主軸出發：一、從歷史的現實來看，將近代視為「人類中心主義時代」。二、從「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來掌握近代的內面現實。三、所謂的近代，必須從「文化型態論」來思考，從「西歐文明」支配世界的情勢來看。

相對於竹內好以及橋川文三批判「日本浪漫派」的論述，廣松涉進一步提出「京都學派」對於「近代超克」的論述呈現了更具體以及更清楚的解讀與看法。但是顯然地，廣松是著重在「歷史現實」上的檢討，對於文學、美學與「近代的超克」論述的相關性並未能具體指出。

對於此研究課題的首先要務，必須先釐清普羅文藝運動在全面崩解，作家被迫轉向之後，分別發展成為「人民文庫」、「日本浪漫派」以及「文學界」的過程。同是《文學界》同人以及曾以《人民文庫》為活動據點的高見順曾經說過：性格完全迥異的《人民文庫》以及《日本浪漫派》是同父異母兄弟。《日本浪漫派》於昭和十(1935)年三月創刊，而《人民文庫》則在隔年的昭和十一(1936)年三月創刊。前者的主要同人有保田與重郎、龜井勝一郎、神保光太郎、中谷孝雄、以及赭方隆士等。而後者的同人則有武田麟太郎、荒木巍、本庄陸男、松田解子以及矢田津世子等。而昭和十二(1937)年夏天，在報知新聞學藝部所舉行的「《人民文庫》《日本浪漫派》討論會」，根據當時參加者的高見順的回憶，雙方當時「幾近爭吵般的激烈辯論」。這當然是普羅文藝運動崩解之後所產生的分歧以及對於今後路線走向之爭。本年度所預定進行的研究手法將援用橋本文三所提出的昭和精神史的歷史軸承基本體驗過程，也就是「共產主義、普羅運動→不同世代的『轉

向』體驗→最後「浪漫派」體驗」的過程，檢視「人民文庫」以及「日本浪漫派」成立前後以及其消長過程，掌握其彼此主張之異同，並了解其在抵抗與妥協的夾縫中，如何為「近代的超克」的全體主義意識形態收編，進入文學報國會等實質的以國家為單位的文學組織。將針對普羅文學運動崩解之後，1935年前後百家齊放的創刊雜誌如何逐漸整合成為「寫實主義」(リアリズム)以及「浪漫主義」(ロマチズム)二主要路線對決，到最後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形成「近代的超克」的超國家主義的意識型態做整理。